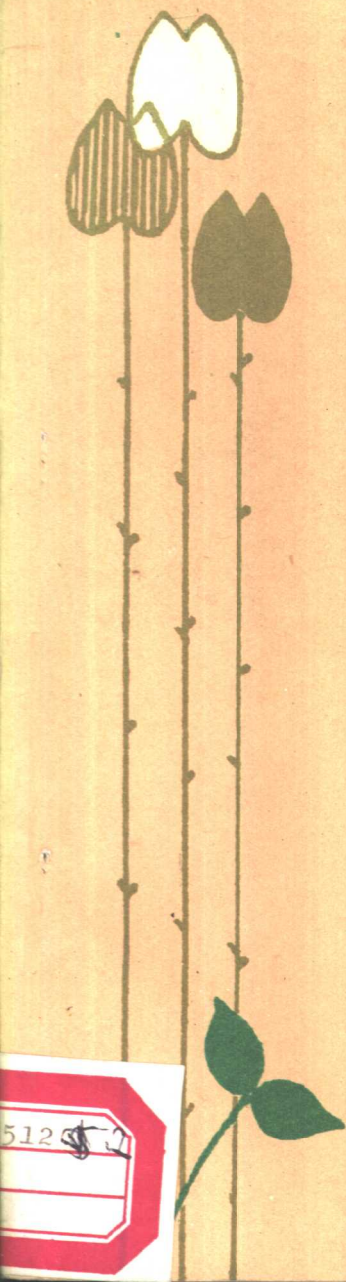


儿子

〔苏〕帕·安托科利斯基 著

智 涛 译



2572.2
5

儿 子

〔苏〕帕·安托科利斯基 著

智 涛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振邦
封面设计：徐晓丽

儿 子

Erzi

(苏) 帕·安托科利斯基 著 智 涛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6 · 印张 1 6/18 字数 20,000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2,014

统一书号：10093 · 773

定价：0.45元

读《儿子》

邵燕祥

整整四十年前，从时代出版社出版的，林陵等同志译的《苏联卫国战争诗选》的介绍得知有阿丽格尔写卓娅和安托科利斯基写儿子的两首长诗，渴望一读。前者，五十年代初以《真理的故事》为题译介到中国来了；而后者，却直到今天才见到智涛同志的全译本。回想四十年代中期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读苏联卫国战争中的诗歌时那种激动、悲愤、钦慕、向往交织的感情，恍如昨日。我比安托科利斯基当年悼念的生于1923年、阵亡于1942年的儿子小十岁，而现在我的年纪已经比诗人遭遇殇子之痛时还要大好几岁了。岁月如流，时间真是不饶人的。多少伪造的历史被纠正，多少伪装的面具被揭穿，多少矫饰的甚至只是平庸的作品被淘汰，而象《儿子》这样近千行的、基本上并无什么情节的长诗，仍然使我如面对诗人，听他倾诉，这种艺术力量的秘密究竟在哪里呢？

这个秘密，还是留给文艺学家、诗评家以至

接受美学研究家去探索，去回答吧。在这里，我只想向有如诗人夭折的爱子那样年龄的、十几岁二十几岁的青少年读者，向所有的诗歌爱好者和诗歌作者们推荐这部长诗《儿子》。

这部长诗是诗人为悼念他的儿子，英勇牺牲的烈士弗拉基米尔·帕甫洛维奇·安托科利斯基少尉而作；然而这又绝不仅仅是一篇悼亡之作。

从诗人的一首题为《再谈诗人和时间》的短诗里，我们知道，是在一个简陋的农舍，在夜深人静的时刻，诗神削好笔尖，悄悄对诗人说：

“你别睡了，快拿起笔，写下你孩子成长的过程。”

诗人的神思在儿子和自己之间，在战前年代儿子由襁褓而上学、而毕业、而休假旅游直到应召入伍的回忆和战火硝烟、别离和废墟的现实之间，在苏维埃祖国和法西斯强盗所从来的国土之间，在亲人与敌人之间，在生与死之间，往复地徘徊，急骤地飞驰，这就形成诗篇的时空交错的结构。

在诗人的心目中，历历如绘地浮现了和平时期和战争环境中一桩一桩事物，一幅一幅景象，无不带着或使人眷恋、或使人感奋、或使人惋惜、或使人悲痛的感情色彩，这就使诗篇从始至终充满着饱含爱憎哀乐的细节和意象，使读者如闻如见，唤起强烈的共感与和鸣。

诗人的笔聚焦于儿子的身上，并没有对三十年代苏联作广阔规模的描绘；诗人在第三章中对那杀害了自己儿子的法西斯强盗的父亲之质问和诅咒，也凝聚着作为丧子的为人父者的诗人之个人的伤痛和愤懑。然而正是由于这些抒写的典型性，不仅赋予诗中的生活图景和感情、心理图景以普遍性，而且赋予这部以抒情为主调的长诗以史诗的意义。

我猜想诗人在构思和写作这部长诗的过程中，忍受了感情的燃烧和知性的思辨相交替、相错综、相助长的煎熬。因此长诗中的亲子之情、爱国之情这样震慑人心，但又是节制的，并无滥情之病；而且最终超越了个人的感情世界，从对儿子的短暂一生的回顾和哀挽进入关于人生哲理和人类命运的思考。

对于诗，我虽然也算一个多年的习作者，但更多地是一个读者。我爱读好诗，读好诗常常能激起自己写诗的愿望，也常常引起自己向别人推荐的冲动。

五十年代初期，在天津日报副刊上读到智涛同志译的马雅可夫斯基的讽刺诗《初学拍马者的指南》。不久以后，我曾经袭用这首诗的思路，以自己的闻见为基础，写了一首也是楼梯体的讽刺诗《拍马须知》。在1957年的政治风暴中，这首未发表的诗稿也成为导致我被划入另册的罪状

之一。直到1979年此案了结之后，我曾经多次打听智涛在哪里。不期而遇了，我见到了智涛同志，但是并没把这件往事说给他。今天遵嘱为他所译的《儿子》一书写一篇小序，情不自禁地把这段因缘向读者公开。这只是再一次说明，我只能写些闲谈偶感的文字，至于对作品的鉴赏、分析，上升到理论，则远远不能胜任了。

然而，我坚信，再过若干年回首往事时，我之向读者推荐这部长诗，将不再引起题外的不快的回忆。时代不同了。今天的和将来的读者都会作证：帕维尔·格里戈利耶维奇·安托科利斯基的长诗《儿子》，由智涛同志全文译介到中国来，是对诗人的深情的纪念，也是为当代中国诗歌更全面地取得借鉴作了一件有益的工作；而我此刻愿意再一次表达对诗人及其力作的真诚的敬仰，并对译者表示诚挚的感谢。

1986年

作 者 小 传

帕维尔·安托科利斯基（1896——1978）生于律师家庭，曾在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一九一五年参加过瓦赫坦戈夫剧团，后任导演，一九二一年开始发表作品，一九二二年出版第一本诗集，从此踏上俄罗斯诗坛。他的早期作品大多取材于历史，以西欧各种逸事为题材，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如长诗《罗伯斯庇尔和戈冈娜》（1928），《一八七一年公社》（1931）和《弗朗苏阿·维恩》（1934）等，就都是这样。

在苏联实行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后，安托科利斯基深入现实生活，写了不少反映苏联现实生活题材和形象的诗，如诗集《遥远的里程》（1936）和《普希金年》（1938）。

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安托科利斯基发表了歌颂苏联人民和红军战士英勇抗击德国侵略者的诗篇，如诗集《望年》（1942）、《铁与火》（1942）和长诗《儿子》。这首长诗无论在

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是一部成功的力作，荣获一九四六年斯大林奖金。

安托科利斯基的儿子——唯一的儿子，和苏联千千万万的孩子一样，在生活中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中学一毕业就考进炮兵学校，然后当上一名少尉军官。正在度着他生命中最美妙的青春时代，为了保卫祖国，在战斗中他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安托科利斯基以他儿子为原型，以另一个充当德国法西斯炮灰的青年为反衬，经过艺术加工、高度概括、提炼，描写了苏联人民、年轻的一代怎样奋不顾身地同德国法西斯进行殊死的决斗！描写这一代青年人在战斗里成长的过程，同时也表达了作为父亲的悲痛心情。诗人没有局限在个人的悲欢离合和儿女情长之中，在他的笔下，个人的不幸已溶进祖国和民族的灾难，感情得到了升华。这首长诗发表以后，在苏联红军中产生很强烈的反响，曾鼓舞千百万共青团员投入斗争！

战后，安托科利斯基发表的作品有：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而作的长诗《一八四八年》；有取材于战后莫斯科人民生活 and 建设的《在阿尔巴特大街后面的一条胡同》（1954）；有谈论诗歌创作经验和体会的诗文集《论普希金》（1960）；一九七三年出版了最后一本诗集《时代》。

为悼念一九四二年六月六日英勇牺
牲的烈士弗拉基米尔·帕甫洛维奇
·安托科利斯基少尉而作。

1

沃瓦！我没有来晚？你听到我的声音了吗？
今天我们并肩站在一个行列里。
你为什么不给我们写信？
不给你父亲、母亲和妹妹写信？

沃瓦！你已经没有力量动一动手了，
没有力量擦掉脸上的眼泪了，
也没有力量仰起头
用你的整个的肺深深地呼一口气了。

你的双眼为什么
总是那样湛蓝，那样湛蓝，那样湛蓝？
难道任什么黎明的光亮
也透不过你那烧得焦黑的眼眶？

你看！透过那茂密的荫林，
树荫下的明亮的住宅多么凉爽

看！在裂罅断壁上已架起了座座桥梁，
那就是你当初的梦想。

你是不是向往着在这样的清晨时光，
同她一起去散步，肩膀靠着肩膀？
她是那样美丽，金色的卷发那样好看，
她是谁，名字叫什么我不必提及。

你听到炮声的轰隆了吗？听到了吗？听到了吗？
这是我们的队伍在向西方挺进。
这是进攻，就是说，应该奋起了。
该从潮湿的土地上站起来了。

顿时间，从那一望不见的远方，
从遥远的战线上
我那亲爱的儿子
抬起他那僵硬而火热的头颅回答我：

“别叫我了，爸爸！别打搅我，
别叫我了，啊！别叫我了！
我们在开辟着从没有人走过的路，
我们在烈火和鲜血里飞奔。

我们，牺牲了的战友们，
我们在飞翔，翅膀拍打着云层。

我们的飞行队团结得这样紧，
我们谁也绝不返航。

我不知道，是否还能重逢，
我只知道，战斗还没有告终。
我们两个都是宇宙中的微小沙粒。
我们将再也不能相逢。”

2

我的儿子死了。他真是一个好儿子，
是一个英俊、善良而聪明的勇士。
如今，暴风雪正在山谷里散步，
沿着他仰面倒下的那块低地徘徊。
在烟囱上吼叫，在废墟上
哭嚎。

仿佛它在向我们述说，
多少人受人欺凌，多少人已经死亡。

我们俩是怎样相遇在一起？
又怎样如愿成为了知己？
是在哪一天夜里
那个还不知是谁的蓝色小火花
在母亲的身体里开始闷动？
当他睡在那儿，胳膊腿儿乱动，两个小手伸

了出来，你什么都得给他，
没过多久，你的儿子直着小腿站起来啦。
他又要小笛，又要铅笔。
你把他放在肩头上晃荡。就是从那时起，
这蓝蓝的小火花便开始发出灿烂的光芒。
童年开始了。欢欢乐乐地庆贺一番。
很简单的一天，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异乎寻常。

就在那个早晨，也许就在那个阴暗的晚上，
时间的河水安静地流过。
那个小小的人生的太阳，
叩击着世界的大门，
带给它以温暖和光亮。
难道就是这样，起点就在这里？
没有起点，正如同没有终点一般。
关于遥远的未来，生活什么也没有说，
生活并没有把爸爸无谓地折磨。

生活如此美好而壮阔。
我孩子成长起来的那些年代，
生活中充满着云朵、机场、房屋和乐队，
充满着冬天的风雪和夏天的雷雨。

孩子长大了。春风吹乱了他的卷发。
寒风在他面颊上燃起了红霞。

他在银粉般的雪地上飞滑着雪橇，
他在大海里游泳，我的可怜的小家伙。
他爱好音乐，爱听小提琴的悠扬旋律
和战斗号角。

有时，他坐下来学习功课，
却要使无线电在头顶上吼叫，
屋子里充满着回响：
罐鼓和竖笛争鸣，
土拉手琴和高加索祖尔纳合唱，
夹杂着一个电台又一个电台的呼号。

他渴望劳动，象渴望空气和面包。
画个图样，捏个模型，给什么东西涂涂颜色。
对数表和公式的字母，
伴随他离开学校，走向遥远的旅途。
这是哪个剧院都没有演出过的舞台模型，
这是什么地方也没有航行过的帆船模型，……
他的梦想足够三辈子生活——

他就是这样地渴望着劳动。
他也喜欢观看在莫斯科和平的街道上
幢幢楼房怎样立起，
玻璃窗和钢架构成的巨人，
又怎样沐浴在晴空和平的光辉里。

他把自行车车胎骑坏了那么多，
所有的园圃，莫斯科河的对岸他都游过。
他用“弗特”照像机把胶卷照了那么多，
不管碰到什么人，什么物都往下摄，
他在床上翻来覆去，不知多少次躺下又坐起，
他确信：“不！我不是孤单的一个……”
他还喜爱什么？他喜欢在假日里
和同学们在一起无目的地逛来逛去。
直到冬天也不戴帽子。这有点不大体面？
但很方便，甚至更显得精神饱满。
他喜欢节日在首都的人群里
挤来挤去，好象在家里。什么他还喜欢？

他在克里米亚度过一个夏天。在炎热的中午，
满潮汹涌澎湃，闪闪发光。
沙滩，在闪闪发光。田野也在闪闪发光，
整个世界充满着纺织娘铮铮的声响。
他欣赏着一切，直到一个最小的点点，
就连微小的银白色飞沫，他也要看上两眼。
他第一次碰到一位姑娘，
她是这样不同寻常地美丽，超出人的想象。
那姑娘突然地跑开了。
但她那银铃般的笑声依然在他的耳际回响。
他深切地惋惜，
不断地哀声叹气，